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六回 謫塵寰金童玉女 締夙好絮果蘭因

卻說純陽呂祖在終南山朝元洞中養靜，命玉京真人柳大仙下降塵世，尋察一次，誰家虔誠，誰家懶惰，作善作惡，有功有過，俱一一察明，以備奏復玉帝，好按功過施報。當下玉京真人柳大仙就將高公的哀表捧至洞中，稟告呂祖。呂祖見其情詞懇切，打動了慈悲之心，甚為憐憫，因問柳仙：「高廷贊近日行為如何？」柳仙答道：「忠心赤膽，照常行善，並無退悔之意。」呂仙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攜表上天，啟奏玉帝，替他求子便了。」純陽祖，雙手捧定朱書表，足駕雲光起在空中。那消半盞茶時候，就到了南天門外號金城。紫玉階前收雲站，知會了看門天將與天兵。值日的星官忙啟奏，把呂仙召入瓊樓玉宇中。純陽來至殊勝殿，但只見金碧輝煌映日明。金童玉女擎八寶，幢幢寶蓋錦飄鈴。瓊香繚繞飛紫霧，瑞靄繽紛絳彩籠。群星列宿分班站，天仙五老共三清。紫霄寶殿坐玉帝，純陽祖頂禮山呼拜聖明。兩手高擎朱書表，萬壽無疆不住聲。俯伏細奏其中意，從上邊走下引奏小仙童。

仙童上前接過黃表，呈獻玉帝。玉帝覽畢，望下呼曰：「純陽子！」呂祖答應：「弟子在。」玉帝道：「你今所奏高廷贊，忠孝立心，仁德濟眾，不應絕嗣，替他哀憐求子，這個自然是你一點仁慈公道之心。但只是你只知其大概，不知其隱微。大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內，上至天子，下至庶民，即奴僕、乞丐，那一個的善惡不令值日功曹寫在簿上，以備察考施報，作善報善，作惡報惡，分毫不爽。那高廷贊所行許多善事，難道朕竟不知，使忠孝之人三十無後，何以警我世人行善之心？你且平身，叫你目下見個分曉。」呂仙站起躬身道：「弟子愚蒙，望我主指教。」

玉帝遂命傳宣太白將掌善惡簿的兩個曹官宣來。不多時，二曹官隨旨進殿。只見一個身著絳袍，白面長鬚，微有笑容；一個體掛皂衣，茄皮臉上堆著一團怒色，一齊上前，參見已畢。玉帝命將南瞻部洲大宋天子駕下武臣高廷贊三代的善惡簿呈來，二曹領旨，登時取到，呈在龍案上。玉帝喚道：「純陽子過來！」呂仙答應，走至案前。玉帝指著二簿說道：「這是高家底案清帳。他家三代已前本是平民，雖無大善，亦無大惡，功過相掩，不必觀看。你可將他三代以後之簿，細細一看，便知他無子的根由了。」呂仙答應：「弟子遵命。」遂向前打開一看，只見簿面上寫著兩句言詞是：但留面目見祖父，莫壞心田害子孫。後面是高家三代殺孽：高興周，殘唐為將二十三年，殺將二十八員，兵四百二十六名。高懷德，大宋為將四十六年，殺將五十七員，兵四千八百三十四名。其妻趙美容殺將九員，兵二百一十名。興周次子懷亮，為將八年，殺將十八員，兵一千五百零三名。高懷德之子高瓊，為將十二年，南唐殺將十五員，兵六千七百八十五名；徵北殺將八員，兵三千九百八十四名；江南殺將三十員，兵二千零九名；徵西殺將二十五員，兵一千八百二十三名。其妻劉金定，殺將二十六員，兵二萬三千零七名。隱修曹月娥殺將十一員，兵五千一百三十名。其子廷贊，徵西殺將二十六員，兵三千五百名；徵北殺將十七員，兵六百名；徵東殺將四十員，兵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名。共損人命七萬九千九百九十四名。呂仙看至其間，悚然變色，口中只說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」

只聽得玉帝叫聲純陽子，「你可細看莫疏忽。七萬九千九百九十四命，盡在他祖孫婆媳手中誅。雖說是各為其主爭天下，豈不知一將成功萬骨枯。殺伐太重傷和氣，難禁那怨鬼冤魂日夜哭。一團殺氣沖霄漢，連我這瓊樓玉闕也模糊。論正理賞功罰罪毫無假，善惡昭彰報更速。因他家婦人賢德男忠孝，所以得富貴榮華享大福。人命太多非小可，那能得妻財子祿樣樣足。高瓊就該絕了嗣，因念他潛修悔悟把家出。高廷贊謫星下降因有罪，罰他美中總不足。楊端娘司花女臨凡世，不久的該他歸位棄塵俗。後半世賞善報惡還未定，且在這兩可之間把脈線浮。行好自然施好報，天宮豈將善人辜。你再留神朝後看，前因後果內中伏。雖然說天公造命為一定，卻不知天隨人意作乘除。」呂仙稽首忙答應，遂向那龍案之前開錦狀。

呂仙打開了善簿，只見上面也有兩句詞，道是：惟願世人多作福，八兩原來換半斤。高興周殺傷太重，因其為人忠正，取長補短。次子懷亮性暴喜殺，同子高玉俱罰夭折，以警世上好殺者之心。高懷德夫妻雖獲殺傷之罪，忠心耿耿，孝意綿綿，為國亡身，其情可憫，後人仍賜榮華，故有子。高瓊劉、曹二氏，玉潔公主，俱不應有子，因劉氏自悟歸山，將他本身殺傷罪孽折去一角，又因高瓊曹氏忠正賢良，又遇天壽星有罪應謫，就罰他托生在高門為子，一十六歲就該夭亡，故生於萬馬營中，受盡了千驚萬險。誰知他一點靈光味味，自有知以來，就忠孝立心，仁慈臨下，因此上天又格外加增了福禱。這幾年的榮華富貴，全是自己陰功德行兌換來的。有子無子，尚未定案。下面也有兩句言詞，卻是：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

呂仙正看至其間，只見廣德真君駕前拜倒，口呼：「玉帝，今有下界南瞻部洲舉大善事，請旨降福優憫。」玉帝吩咐：「呈表來。」打開一看，原來是高廷贊一道本章：因陝西民變殺官造反，宋天子大怒，遣將平定之後，欲下旨洗淨那一郡的居民，共有十五六萬。高公懇懇切切上本一道，分說諫阻，乞天恩赦宥。此本一上，神宗大悅，欽命高公為清察使，至陝撫民除賊。高公至彼，盡心竭力，仔細清察，竟擇出七萬八千六百一十二個良民，請旨赦免他。其功浩大，本宅灶君急將這件善事奏聞玉帝。

玉帝覽畢，聖顏大悅，叫道：「純陽子，你看他這一念仁慈，出於至誠，一言救活七萬餘生靈，這件陰功非小，理該賜福消災。」命掌簿曹官細算，今日所活者與昔日所殺者若多若少。曹官領旨，清察明白，奏道：「所殺者七萬九千九百九十四個，今日所活者七萬八千六百一十二個，所活比所死尚欠一千三百八十二個。」玉帝沉思一回，道：「他那表中雲願將福祿求子，如今賜他一子一女，報他忠孝仁義之行，折了他的福祿，准那一千二百八十二個人命，使他受些磨難，如若不改初心，賜他福壽終身便了。」遂吩咐掌生簿南斗曹官去取楊、黎二氏命冊。曹官領旨取到，玉帝觀看：上注楊氏係瓊宮司花院主，因趕散成雙金絲蝴蝶，貶落凡間，初次托生在獵戶家為子，長成喜學槍箭，打死過一對鴛鴦，故今生又罰為女子，與高廷贊恩愛夫妻，半世分離，准折前罪。又看黎氏名下寫著：黎氏係瑤池侍香仙子，因貪睡誤卻焚香，初次貶在泰州民間為女，翁姑嚴刻，丈夫庸愚，受盡打罵，兼受饑寒，且喜仙根有在，全無怨尤。故今世又罰為妾媵，先貧後富，以觀其志，幸喜賢孝溫良，尤勝前生，以下未定收場。玉帝看畢，說道：「楊氏謫期將滿，賜他一女，然後歸天，准折前生打死鴛鴦之罪；黎氏小過，已受過一世罰，今賜生男，也降一場磨難，以消懶惰之罪，前案皆銷，共登善果。」

遂又命四大天君與三星五老共議，該著那個星宿下凡轉生於高門為子女。金星奏道：「東門、黑虎俱該落凡。」玉帝道：「就著黑虎率眾列宿分投於大宋文武忠義之家為子，扶佐高廷贊子女共保大宋江山。東斗轉在高門為嗣。只是他這一女，可命何仙下界方好？」門牛宮的司宣大使帶領王母坐前金童玉女，進殿拜倒，

俯伏瑤階呼玉帝：「小臣有本奏天庭。王母蓬萊去赴宴，吩咐下玉女金童看守宮。不料二人貪頑耍，他把那雲冠衣帶盡相更。金童敷粉妝玉女，玉女冠帶扮金童。二人對鏡正嬉笑，王母回宮看的明。更換不及齊有罪，王母說一動頑心是凡念生。命臣帶來見聖駕，按因定果請施行。」玉帝聞奏微微笑，沉思一回叫長庚：「你看這金童妝束似花朵，儼然一個女花容。正思量高門之女無人轉，恰遇著金玉思凡機會逢。就命他二人倒轉為夫婦，齊下凡間走一程。歷盡紅塵顛沛苦，方許他超凡入聖轉天宮。准折這段風流罪，消磨慾念戒凡情。」金星聞諭將恩謝，吳天王，又把純陽子叫一聲。

玉皇叫曰：「純陽子過來，你可把二人帶至凡間，金童轉在高家為女，玉女轉在忠孝之家為男，與金童配為夫婦，警教一番，不可深泄天機。」玉女、金童含淚叩首，玉帝說：「休得含怨，係你自造姻緣，下凡之時，須作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，萬不可失本來面目。」當下呂仙領了金旨，帶著金童、玉女，回至終南山。

天上一日，就是人間一年。此時楊夫人已三十三歲，忽然懷了六甲。高公越發感念呂祖靈應，終日焚香叩拜不惰。到了八月十三日，正欲預備慶賀中秋佳節，夫人十月滿足，就要臨盆。素娘同穩婆守在上房，高公獨自坐在蘭室。看看天交初鼓，不見報喜，心中甚是掛念，取過一本書來看了一回，只覺神思困倦，遂隱几而臥。

只聽得外邊似有人呼喚，鎮國王站起翻身至院中。但只見面前有位門客，背後跟隨一幼童。一頂道冠頭上戴，鬆黃袍上彩雲

生。腰繫絲絛垂兩穗，大紅雲鞋足下登。眉稀目朗鬚三絡，行雲流水帶仙風。背後別掛鬆紋劍，眼望高公帶笑容。說：「貴人終朝憂後嗣，難為你祖孫三世立奇功。得此失彼休含怨，因果分明莫當輕。後路崎嶇耐著性兒過，福因善造禍惡生。但憑忠孝為根本，莫因不測亂其衷。善果勤修須努力，志可回天無不行。」轉身一指說「你看」，那小童一閃影無蹤。半空中飛下青鸞鳥，啼聲宛轉似簫鳴。看那道人手一指，青鸞飛入後堂中。鎮國王驚喜相交才要問，只聽的耳畔低低呼喚聲。

說是：「千歲醒來，夫人分娩了！」高公睜開二目，只見素娘笑容可掬，站在面前說：「老爺大喜！夫人方才添了一位小姐。」高公聽見得了個女兒，雖然不比生兒，一則母女平安，二則方才那夢奇異，料不是個凡女，心中到也十分歡喜。遂喚侍女取水淨手，在天地、呂祖、祖先處焚香叩拜已畢，然後走進上房。

見夫人錦被復身，倚枕而臥，老爺坐在一旁，問：「夫人身上可好？」夫人道：「方才服了參湯，甚覺精爽。」高公道：「產後之人甚虛，必須仔細調養，千萬不可疏忽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終日盼子，不料生個女兒，甚不滿妾意。」高公道：「夫人是何言也？我高某三十多歲方見這點親生，雖是女兒，也是神天見憐，祖宗默佑。我正喜之不盡，夫人何故出此世俗之論？再者，夫人既見過頭胎，必有連喜之望，切不可男女介意。」夫人聞言，笑了一笑，說：「此女竟有些奇異，落草時房中人聞得一陣清香，洗浴之時，他一足蹬去，幾乎將金盆蹬翻，穩婆連聲稱異，道洗過嬰兒無數，從未見有這大的膂力。」高公笑道：「將門之女，自然無有軟弱的了。我方才得了一夢，亦有來因，此女一定不凡。」夫人問道：「不知何夢？」高公遂把夢由說了一遍。夫人沉思一回，說：「道者之言，大有寓意，明是指教咱們不可為善不終，努力前進，自有好報。青鸞宗瑞，此女長成必有過人之才，但不知福壽如何。」高公道：「養兒女者譬如栽培花木，全仗作父母者陰功教化，使他良材成器。往往見人家幼年子女，面貌端好，性質聰明，將來可望成材，不意大來變成下流之輩。此病皆由作父母者不善教化，致使良材化為廢物，美玉變成頑石，甚覺可惜。咱們這個女兒，切不可嬌縱。因他夢鸞而生，就取『夢鸞』二字為名，記他來蹤不凡，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千歲之言最是。」

素娘說：「說了這一回話兒，老爺還不曾看看小姐呢！待妾身執燈，請千歲看看，這模樣兒真似花朵一般。」高公點頭站起，走向床前，望紅綾暖被圍中一看，但見那小女兒：

明珠方吐豔，蘭苗始萌芽。雙腮蓮潤雨，嬌面玉無瑕。

又見他眼含秋水三川秀，眉似初春嫩柳芽。鼻樑兒高聳耳輪厚，天庭飽滿地格圓。點點櫻唇如帶笑，蔥蔥綠鬢好棲鴉。眼睛兒不住的把燈光看，活托一個玉娃娃。高公越看心越愛，口中不言心內誇。此女好個周全貌，似一朵帶露含苞未放花。若還長到成人候，定把群芳獨自壓。就只怕，紅顏太盛多薄命，諸般占盡有駁雜。但願你憨憨的性兒休伶俐，到大來出落點兒怕什麼。自古庸人有厚福，從來好物早遭場。而今見面望你成半子，千萬莫玷你爹媽。這正是：生兒方曉雙親意，人世間為人子者細詳察。

鎮國王自言自語，只聽得玉漏已輕滴四下，素娘說：「天氣不早了，千歲也該安寢，夫人也該歇息，勞乏著不是頑的。」高公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素娘吩咐丫鬟薰香放慢。待夫人安寢，高公回至蘭室，高公次日一早，起身上朝。

素娘命人往無佞府中報喜，然後吩咐總管派人往親友家分送喜子。何為喜子呢？原來那大宋時風俗：大凡生子女之家，都煮熟雞子，用五色繪染，男單女雙，分送親友，謂之通喜。那接禮之家，見雞子雙單，使知是璋瓦之喜。當下楊府老太君聞報大喜，遂同順天侯的夫人李氏坐轎至鎮國府看望道喜。素娘接進後堂，老太君見女兒平安，外孫女兒生的俊秀，十分歡喜。穩婆同侍兒、僕婦、丫鬟都與老太君、李夫人叩喜，楊府的僕婦也與楊夫人、素娘叩喜，彼此放賞。

正坐吃茶，人稟千歲下朝。

黎素向前迎接先稟話，鎮國王點頭走進上房中。太君婆媳忙離坐，高公拜見禮謙恭。婆媳二人齊道喜，老爺含笑說彼此同。太君、大家齊歸坐，丫鬟後又獻茶羹。太君說：「聽得姑爺得異夢，這孩子將來定不凡。」高公說：「只因夢兆多祥瑞，所以就用夢鸞名。」太君說：「大來叫他讀書史，刺鳳描鸞學女工。」高公說：「啼音清朗有膂力，骨格堅壯似男童。」太君說：「等我教他習武藝，作一個文武全材女俊英。」高公含笑說：「遵命，等候成人送府中。」大家歡喜正說笑，只見僕人稟事情。說：「眾位老爺家來送禮，名帖喜酒共花紅。留與不留請爺示，張先生等候書帖好奉行。」高公聞聽忙站起，邁步翻身上大廳。

老爺走至前堂歸坐，總管將名帖呈上，高公從頭觀看。列公，那高老爺位居王爵，為天子重臣，合朝文武，無不敬重，君子固是如蘭投蕙，小人也不免曲意附合，所以汴梁城中的文武官員，到有十之九來送賀禮。怎奈高公生性孤高謹慎，今日接帖受禮，自然要細細檢點，至親好友、人品端方者留下禮物，那些不足與交者一概不收。吩咐總管：「叫張慕賓收禮之家寫謝帖，不收者寫辭帖，抬禮人每人賞錢一貫，押禮管家賞五錢銀子。外寫我與夫人的名帖，照數命人請眾位老爺、夫人明晨吃麵。」總管答應，轉身退去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總管手拿一個名帖，向前打千兒回話：「稟千歲，菊花街寇老爺那裡，小人命人去請，那裡打發管家送回請帖，拿辭帖來，說道他家老爺說多多上復老爺，明日有事，不能領席，容日再來賀喜。」高公看了一看辭帖說：「儂仙不來，使我敗興。你可知道他家有何事體？」總管說：「小人問他管家，他說昨夜夫人添了一位公子，也是明日三朝，所以寇老爺不能來此賀喜。」高公大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就該速去送賀禮才是，怎麼今早不來送喜子？」總管說：「寇老爺為人，老爺還不知道？是最不好事的。就是方才這話，他管家還再三囑咐小人，不叫告訴千歲知道。」高公道：「既已知曉，必須急去送禮，明日等席散後，我親自與他賀喜去便了。」當下總管領命，即派人往寇府去送禮。

且說這位寇老爺，乃杭州府仁和縣居住，世代書香。祖是兵部員外；父是進士出身，初授錦江縣宰，歷任太守。夫妻去世，摺下這位寇老爺，那時年方二八。自幼生來聰明穎悟，志大才高。十六歲入泮，二十一歲中舉，二十七歲中了進士。天子愛其少年英俊，授為翰林院兼太子侍讀。為人秉性清高，不喜濫交，好飲能詩。平生最喜李青蓮為人，因此取名侶白，字儂仙。夫人海氏榮娘，有一妾槐氏秀娘。老僕許通，妻子王氏。寇公自入翰林院後，接了家眷來京，住在菊花街，與高公情性相投，十分交好。那高公雖是個武將，滿腹經綸，二人遇有閒暇，彼此相訪，會在一處，談忠講孝，句句投機，竟成了異姓手足。還有一個香河縣的進士姓趙名梁棟，為人正直慷慨，也與高、寇二人交好。趙進士候選在京，手內寒素，都虧了高公義助。閒言少敘。

且說高公將次日之事都吩咐了總管，這才回至後堂，與隆太君閒敘。不多時，用了午膳，坐至天晚，楊府打轎來接，高公與楊夫人再三款留。太君向李夫人說：「我且住下，明日你與石漢早來，晚上咱們一同再去。」李氏夫人答應一聲：「媳婦遵命。」

鎮國王吩咐外邊先備轎。手下丫鬟應一聲。轉身出去忙吩咐，不多時轎至中門候起身。李夫人告辭深萬福，高公還禮就打躬。楊夫人帶笑呼嫂嫂：「妹有一言望屈從。我這裡內外是素娘人一個，難照應許多千金與誥封。奉屈大駕須早降，斗膽相求作代東。」李夫人點頭說：「遵命，只怕我粗鈍愚拙誤事情。」楊夫人帶笑說：「何苦，能者多勞勿謙恭。」李夫人說：「既承不棄明早至，暫且失陪要起行。」太君說：「快些去罷看明瞧我，那些個奶母丫頭們都跟了去。」李夫人笑應忙移步，素娘相送至中庭。楊府的僕婦忙伏侍，一齊上轎去如風。說話之間天色晚，畫燭高燒點上燈。一宿晚景無可表，丑末寅初天又明。執事家丁忙安設，擦抹台椅設繡屏。清掃庭堂都潔淨，滴水簷前控宮燈。瓔絡垂珠懸古畫，結彩懸花掛大紅。戲台搭在天井內，又來了梨園子弟與歌童。女樂後邊齊伺候，頭門外細打輕吹眾樂工。紛紛車馬如流水，來了賀喜的眾親朋。堂客後邊接堂客，高公前面候諸公。鑼鼓齊響開大戲，唱的是張仙送子喜相逢。後堂中鳳冠霞佩飛五彩，前庭上烏紗亂展襯簪纓。水陸華陳珍錯列，三歌五獻甚豐盈。高公席前頻勸酒，賓主交歡喜正濃。只見總管忙來報，雙膝跪倒在塵中。

「稟千歲：今有侍衛寧太監到來，請爺接旨。」

高公聞言，不敢怠慢，急命住了鑼鼓，大堂正中擺設香案，眾官肅立兩邊，高公出府，把天使迎進大庭。寧太監居中站立，說道：「咱家奉皇爺之命，口傳聖旨，高廷贊跪聽宣讀！」高廷贊連忙拜倒，口呼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臣高廷贊參聖駕！」寧太監曰：「朕聞自古君臣，一體相依，樂慶無殊。今朕聞卿獲門楣之喜，將萌兆熊之瑞，朕不勝歡悅。今賜卿女珍珠索一圍、暖玉

香圓一枝。金銷連環，取其綿長勿替；玉圓雙固，取其潔白團圓。此二物乃日本國所貢。珠能夜光，玉能香暖，卿其珍之。外賜玉酒百瓶，代卿以宴嘉賓。」高公俯伏謝恩平身，與寧太監敘禮道：「不知天使降臨，有失迎迓，多多得罪！」太監道：「老大人恭喜，咱家倉卒捧旨而來，未曾備得賀禮，容日再補。」高公連說不敢，眾官也都過來，彼此見禮。高公道：「屈尊老太監少坐，容高某少伸薄敬。」太監道：「咱家還要回朝繳旨，不敢多停，另日補禮，過來再擾喜酒。」高公舉手道：「諸位年兄且請入席，小弟就此入朝謝恩。」向順天侯道：「尊舅且為小弟代勞，多敬諸兄幾杯。」當下遂同寧佐出府。

不多時謝恩回來，命將玉酒三十瓶送入後堂款待堂客，餘者打開，大家歡飲。梨園打動鑼鼓，開了大戲，名為《女中魁》，乃是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正本。唱完歇了中台，眾歌童懷抱絲弦，席前彈唱。撤下殘宴端上插花喜面，然後百果攢碟。眾親友放賞已畢，就要告辭。高公那裡肯放，苦苦留住，又飲了數巡，方才散去。

高公記掛著要望寇府去賀喜，遂將諸事都吩咐了總管，坐轎往翰林府而來。

鎮國王忙裡偷閒來看友，都只為金蘭義重情更深。執事鳴鑼前引路，大轎八抬快似雲。不多一時至寇府，早有人報與蟾宮折桂人。那時喜了清高客，親自迎接出府門。高公下轎朝前走，相逢彼此面含春。忘形友遇忘形友，全無客套與虛文。攜手同把書房進，分賓坐下就談心。高公開口說：「恭喜，書香有繼產麒麟。」寇公說：「幸與兄長同遇喜，門楣兆瑞獲千金。」高公說：「添個小女何足賀，喜如我弟喜興真。」寇公說：「先花後子今預慶，將來玉樹定成林。與兄多日未相會，今朝又遇喜雙臨。小弟親釀菊花酒，開壇正值桂花馨。與兄放量同歡飲，吃一個大醉方休才爽神。」高公拍掌連稱妙，「誰要推辭罰一大樽！」寇公就把家童喚，桂花軒內設杯樽。二公一同更衣，出了書房小院門。來至軒中歸了坐，只見稟事家丁跪在塵。

跟高老爺的家丁向前回話：「轎馬人夫還是先去，還是伺候，請千歲的示。」高公道：「俱令先去，初更後不用執事，備馬來接。」家丁答應，轉身面去。這裡寇府家僮擺上攢花果碟，無非是乾鮮果品。寇公親捧一杯與高公說道：「兄長請嘗此酒滋味如何。」高公接來喝了一口，果然甜美異常，連聲誇獎。二人歸坐。

高公問道：「何處得來的方法，釀得這等佳美？」寇公說：「說來甚奇。前月十二日，有個道士在門外來往吆喝百花釀酒奇方，有緣者早來問法。小弟是喜飲的，即喚他進來一問。他說不拘什麼鮮花，搗碎拌上粳米，裝在甌中，注滿清泉，坐在釜中，一煮便成佳酒。小弟不信，同他當面一試。他問要用那樣花，小弟說此時秋令，不過些時花。他說不然，只要貴人隨意要那樣鮮花，貧道俱能現取。小弟故意難他，說了個羽口銜紅菊花。道人用手望空一招，飛進一隻青鸞，銜著紅冠背黃菊二朵，放在桌上，騰空而去。道人取過紅菊，裝入甌中，用手周圍披拂數次，甌如火熱，竟成美酒，其色淡紅，甘香異常。又叫小弟把黃菊收好，用時多裝幾甌，好作三朝喜慶之用。小弟今早依法整治，果成十甌美酒。彼時小弟見他有些意思，問他何以知我日下有喜事。他說金、玉同來，兩家見喜。弟又問他那青鸞自何而來，他說自天而來，貧道要送他至金闈繡閣，將來好與令公子作河洲之伴。小弟見他說話含糊，再三請問，他卻哈哈大笑，臨行時絮絮叨叨，只說十三日子時三刻便見分曉。竟自飄然而去。」

高公聽了驚喜道：「那道人怎生一個面貌？」寇公道：「面如美玉，三絡長髯，九梁道巾，鬆黃鶴髻，背插寶劍，手執棕拂，精神朗朗，仙氣飄飄。」高公說：「奇哉，奇哉！如此說來，這道家竟與我夢中所見一般了。又有青鸞，莫非這兩個孩子是一路來的不成？小女是子時生，但不知姪兒是什麼時辰生？」寇公拍手道：「小犬也是子時。請問吾兄，卻是何夢？」高公細細說了一遍。寇公聽罷哈哈大笑，口呼兄長：